

原野系列·长篇小说

金斗纪事

乔典运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原野系列



策划编辑：庞俭克

责任编辑：辛华兰

审读编辑：文龙玉

孙如容

封面设计：石绍康

ISBN 7-5407-2089-1



9 787540 720896 >

ISBN7-5407-2089-1/I · 1302

定价：10.00 元



乔典运著

原野系列·长篇小说

金斗纪事

本系列图书为国家
“九五”重点出版规划项目

漓江出版社

金斗纪事

乔典运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101000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ISBN7—5407—2089—1/I·1302

定价: 1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人是什么，不就是两撇吗！

书法家的两撇和小学生的两撇大不相同，看不同可还同，到底都是两撇。

啥树底下出啥苗。这话从古说到今，说了几千年还在说，便很有点真理了。这真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就登峰造极了，先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，后是红五类黑五类，再后是可教育好的子女，这真理就不仅是真理而成了钦定的律条了。

胜算什么？是龙？是鼠？是红？是黑？早晚市价不同，目下一言为定。说他是龙他真是龙，说他是鼠真是鼠；说他红他也真红，说他黑他也真黑。胜和水一样，盛在什么容器里就是什么样子。

胜这时还小，才十八九岁，在县里读高中，眼看就要毕业，忽然兴起了革命，胜是革命后代，就自自然然地跟着很革命了一阵子，走南闯北大串连，威风了一阵子，神圣了一阵子。后来，又忽然不得威风了，不得神圣了，因为最新最高指示来了，叫红卫兵都下去接受贫下

中农再教育，胜就回到老家金斗村当社员了。这是个依山傍水的村子，离龙头镇不远，镇上的革命东风不时吹来，吹得胜心里直痒痒。胜读了多年革命书，立志要当革命人。胜不安心修理地球，不想当小人物，一心想和他爹一样当个大人物，胜就想着怎样才能当一个报效祖国的大人物。

胜的爹是个大人物。胜的爹要不是被张镇长活埋，要是活到现在，少说也能弄个省长当当，说不定还是个比省长更大的首长哩。胜的爹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，叫吴子东。吴子东在龙头镇教学，人们就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吴先生。吴先生的祖上留下了一份很大的家业，吴先生本可以坐享清福，吃金喝银一辈子也吃不完喝不完，可是，吴先生看不起浪荡公子，吴先生不爱吃喝嫖赌，吴先生就爱读书。吴先生的爹爹吴老先生也肯下大本钱供吴先生读书。吴先生把本地的学上完了，吴先生又到北平去读，读的是大学。乡里人原来不明白吴先生为啥爱读书，读书是很苦的，又费心又费脑子，又不是没福可享，还读那么多书干啥？吴先生上了大学，乡里人就明白了。吴先生祖上辈辈都是白丁，有钱财没势力，豪绅们常常欺侮吴老先生，官府里常常敲诈吴老先生，镇公所有一次还把吴老先生拉去打四十马棒，打得吴家威风扫地，吴老先生差点羞死了气死了。听说上

了大学就能当县长，就肯定吴先生是为了当县长才拼命读书的。吴先生只要当上县长，就成了坐山虎，就能说杀就杀说砍就砍了，就能报仇雪恨了，就没人再敢说吴家一个破字，没人再敢动吴家一个指头了。说吴先生能当县长，吴先生还没当县长可就不一样了，乡里的豪绅们可就怕了，就把吴先生的爹爹吴老先生当爷敬了，都提前来拍吴老先生的马屁了，三天两头请吴老先生赴宴。吴老先生去了，人们就长揖不起请吴老先生上座，争着给吴老先生敬酒，吴老先生不希罕这酒，吴老先生希罕这份光彩。喝了酒吴老先生没醉，人们硬要扶着吴老先生回家，说怕吴老先生摔了碰了，比亲儿亲女还孝敬几分。吴老先生明白，这份荣光是看儿子的面子。吴先生读完了大学，吴老先生卖了整整一百亩地，卖得了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元，送到北平叫吴先生活活动弄个县长当当，也好光宗耀祖，长长吴家威风。吴先生收下白花花的银元，吴先生没买县长就回家了。吴先生说银元叫抢了，还差点送了命，说得很像很像，说出了一个很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吴老先生也就信了，干气硬鼓也没办法。吴先生没当上县长，在镇上中心小学当了个教员，教国语的教员。吴先生没当上县长，乡里人都说吴家坟上没有风脉，祖上没有积德。吴先生的大学白上了，眼看到手的县长没当成，当了个教书匠。豪绅们本来很怕吴先生当上县长，怕吴先生砍了自己的脑袋。吴先生没当上县长，豪绅们就笑了。不光不怕了，还觉

着过去请了吴老先生吃亏上当了，觉着过去像亲儿亲女一样孝敬吴老先生是叫当猴耍了。豪绅们就很气，就要出出这口恶气，就又请吴老先生去赴宴。吴老先生去了，吴老先生坐惯上席了又去坐到了上席。大家说，喝酒也该换换盅了，把吴老先生从上席拉下来强按到下席。吴老先生虽说是个财主没有面子却很要面子，吴老先生就很气，气是气也不敢离席而去。自己的儿子没当上县长，得罪了这群恶鬼以后更不得安生，吴老先生就忍气吞声坐下了。到了喝酒时，吴老先生没有酒量，三杯下肚就不能再喝了。往常别人都争着替吴老先生喝，这一次没人替了，吴老先生不喝，人们硬逼着他喝，吴老先生怕喝醉了就死活不喝。人们说，不喝也行，少喝一杯学一声狗叫。吴老先生不叫，人们就揪住吴老先生的耳朵捺住他叫，吴老先生只好汪汪汪地叫，人们听了就拍手大笑，笑得流出了眼泪，吴老先生也流出了眼泪，只是眼泪和眼泪不同。吴老先生灰灰歪歪回到家里，当天夜里就上吊死了。

吴先生是吴老先生的独苗，吴老先生死了，吴先生就当家里事了。吴先生还没结婚，虽说没当上县长，可是吴先生家大业大，来给吴先生提亲的踢烂了门槛，说的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，吴先生都一一谢绝了。吴先生说，是找太太的，不是找钱的，要找就找个称心如

意的情投意合的。吴先生自己看中了一个村姑，姓王，叫桂桂。桂桂长得清秀苗条，两只眼像落在两汪清水中的两轮弯月，说话又柔又脆，特别是那笑容笑声看一眼听一声就会叫人甜一辈子。桂桂家里很穷，是吴先生家的佃户。桂桂和吴先生小时候在一起玩泥巴，捏一个桂桂，捏一个吴先生，然后揉成一团，再捏一个桂桂，再捏出一个吴先生，桂桂身上便有了吴先生，吴先生身上便有了桂桂。吴先生和桂桂常常在一块玩，有时候玩恼了，桂桂哭了，吴先生就捉住桂桂的小手打吴先生自己的脸，啪啪打了几下，桂桂就不哭了就笑了。吴先生还常常给桂桂偷馍吃，偷肉吃，偷糖吃。吴先生念小学了，吴先生叫桂桂和他一块去上学，桂桂也想上就跟爹说。爹说，上学是有钱人家娃子的事，咱穷，没有上学的命。桂桂只好在家放牛。在河边树林里，吴先生和桂桂靠着柳树坐下，吴先生教桂桂识字写字。吴老先生发觉吴先生和桂桂好，就打吴先生，骂吴先生犯贱，不想想自己是啥人，桂桂是啥人，也不怕失了自己的身份。吴老先生打了吴先生，又叫来桂桂的爹，说，要再见桂桂和吴先生一块玩，就不叫他们种地了。桂桂的爹害怕了，就不准桂桂再和吴先生在一起玩了。桂桂怕了，吴先生不怕，吴先生常常想念桂桂就常常去找桂桂，桂桂就躲着不见，总是等吴先生上学走了才出去放牛。吴先生逃了一次学，找到桂桂放牛的地方，桂桂吓坏了，推着吴先生要他快走，吴先生不走，桂桂就给吴先生跪下求他快

走，说吴老先生讲了，再看见了就不叫他们种地了，一家人就要饿死了。吴先生就很恼吴老先生，也很不服气吴老先生，就说，等我长大了，我非把俺们的地给你们几十亩不可，你们有了自己的地咱们就能天天见面了。桂桂说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俺不要你们的地，俺只要现在饿不死就行。吴先生说，桂桂，咱们不见就不见，你天天到房后柳树洞里去拿馍，你要不去拿，我还要来找你，叫你爹打死你。桂桂点点头答应了，吴先生才恋恋地走了。桂桂听话就天天去老柳树洞里拿馍，桂桂吃着馍就哭，哭了就笑，笑了就等着放学的时候远远地偷看吴先生一眼。后来吴先生到省城上初中走了，桂桂明知道柳树洞里没馍了，还是天天去柳树洞里看看，把手伸到洞里摸摸，看着摸着桂桂就流出了眼泪。吴先生去北平上大学了，桂桂也长大了，桂桂还不时想起小时候的吴先生，想想就不由摇摇头叹口气，桂桂知道，那是个不懂事的年龄，分不清高低穷富，别说吴先生读大学了，将来要干大事了，就是还在家里不读书，也门不当户不对，只怕那份感情早就没影了。桂桂想，人要是长不大该多好，人为什么要长大呢？吴先生假期里去看过桂桂一次，桂桂的爹好像接圣驾一样，胆战心惊地殷勤着，桂桂靠墙规规矩矩站着连一句话也没敢说，吴先生看着看着也摇头了，吴先生说，桂桂，你把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的事都忘完了，好像我成了老虎了！桂桂没敢回话，桂桂的爹妈说，小掌柜，种你们的地种了几

十年，你对俺们的大恩大德俺们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吴先生说，啥大恩大德？你们只要记住我还是小时候的我就行了。吴先生想和桂桂单独说说话，总是没有机会。桂桂一直记着吴先生这句话，天天夜里睡在床上品味吴先生的话，猜不透吴先生这句话是啥意思。后来，桂桂的爹妈给桂桂找了婆家，桂桂死活不干。桂桂的妈知道桂桂的心思，就说桂桂，桂桂，你别瞎想了，咱们穷，你又不识字，咱们和吴先生不是一路人，人家城里有女洋学生，乡里有千金小姐，咱们高攀不上，吴先生又不憨又不傻又没喝醉酒，咋也轮不到你头上。桂桂脸红了，桂桂说，妈，我知道，我不是想吴先生，我是说，爹妈刚把我养活大才能做活，你们就叫我尽尽孝心，再给爹妈做几年吧。说着扑扑嗒嗒流下了泪。桂桂的爹妈就依了桂桂，把找婆家的事拖了下去，桂桂也常常自己劝自己，自己和吴先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，何苦想着摘月亮摘星星，可是又忍不住要想吴先生。桂桂不死心，就想，要是万一吴先生心里还有着自己呢？桂桂就下了决心，等吴先生结婚了自己再找人嫁掉，哪怕是找个火坑跳下去也于心无愧了。

桂桂没有白等，吴先生到底要娶桂桂了，吴先生央人来说媒了。桂桂的爹妈听完愣怔了傻了，媒人说，这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好事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，你们好好想想。媒人走了，桂桂的爹妈就好好想想了。桂桂的爹说，她妈，这太不般配了，这不是做梦

吧，吴先生会真心要桂桂吗？我咋越想越想不通，这里面会不会有啥文章？桂桂的妈说，她爹，你就别三心二意了，吴先生从小就对桂桂好，吴先生是咱们从小看大的，吴先生从小就心好，重情，再说是他自己要桂桂的又不是咱求他的，他能把桂桂怎么了？桂桂的爹说，这事太好了，我怕呀！桂桂的妈说，怕啥？桂桂的爹说，我也不知道怕啥，我总觉着太好了怕没好结果，可别把桂桂送到火坑里。桂桂的爹妈愁坏了，桂桂知道了，喜得心里像有个兔娃跳个不停，就悄悄求妈，妈，你们就答应了吧，是坑是崖叫我跳一回吧！你们放心，吴先生不会亏待我的。桂桂的爹总觉着经受不了这么大的福分，总影影绰绰觉着不对劲，想来想去又想不出坏在哪里，桂桂的爹就答应了。

花烛夜里，吴先生很高兴，桂桂也很高兴。桂桂说，多少有钱的有学问的你都不要，为啥偏偏要我？吴先生说，你比有钱有学问的人好。桂桂说，我又穷又不识字，哪一点好？吴先生笑笑，说，桂桂，你不懂，你有许多好东西他们没有，从今往后不许你想着自己比别人低一头，要想着自己也是个人，和别人一般高一般粗的人，比有钱有学问的人还高贵的人！桂桂听了弄不明白，再想也想不出比别人高贵在哪里。吴先生说，现在不明白，将来就会明白了。吴先生说不说这个了，吴先生就说小时候的事，说两个人捏泥巴的事，说偷馍的事，说挨打的事，说柳树洞的事，说得桂桂又哭又笑，桂桂就

忘记吴先生高高在上了自己低人几头了，两个人好成了一个人，便欢欢乐乐抱成一团成了好事。结了婚，吴先生又去教书，桂桂在家闲着。吴先生星期天回来，就教桂桂识字写字，两个人十分恩爱。到了秋天，吴先生说，桂桂，你在家闲着怪着急的，闲长了身体也不好，咱们收回二亩地你种吧，我星期天回来了帮你种。桂桂说，可行。吴先生就从佃户手里收回了二亩地，桂桂种着，吴先生回来了就和桂桂双双下地，两个人做着活说说笑笑倒也十分快活。村里人都很奇怪，都远远看着吴先生和桂桂种地，说，享福享腻了想吃点苦，像白馍吃够了想吃红薯面馍一样，有钱人玩的花样。等到收租子了，从前，吴老先生催租催得火起，佃户们习以为常了，缴起缴不起都主动去缴。吴先生改了规矩，吴先生说，我不得闲，我家还有吃的，租就先不用缴了，都先存各自家里，等我吃上了用上了再去要。佃户们都很高兴，高兴过了又怕，想着吴先生是有学问的人，有学问的人门道多，现在说先存到佃户家里，到时候会不会要利钱，要来个驴打滚可不得了。再说，家家日子过得紧巴，饿极了吃了怎么办？佃户们就一定要缴，说早缴早安心。吴先生就气，说，都是些扶不起的井绳，谁要缴了就不要再种我的地了。佃户们怕了，只好先不缴了。

吴先生去学校了，桂桂就在家种种地，地不多用不了多少工夫，闲了就认字写字，桂桂知道和吴先生差得很远很远，想拉短一点距离，就半夜半夜读半夜半夜

写，半年工夫就能看吴先生给她拿的高小课本了。吴先生回家时看桂桂有了进步，就喜欢得很，就搂住桂桂亲个没完没了。吴先生说，桂桂，我说你比有钱人家千金小姐聪明，你还不信，你看看才几天工夫你就能读高小的书了，你要不是家里穷，你比我还强哩。桂桂听了这话很高兴，就更加拼命地读拼命地写。吴先生回家时，常常有朋友来找吴先生，桂桂很贤慧，对吴先生的客人很殷勤，吴先生和客人说话，桂桂不听，桂桂忙着做菜煮酒，打发客人吃得很香，客人们就夸桂桂。客人走了，吴先生就感谢桂桂，说桂桂懂事，有礼貌，给了他面子。桂桂说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不嫌弃我，你的客人就是你，我把心扒出来炒炒叫你们吃了，我都还嫌不够心意哩。

开春，到了1942年，日本鬼子占了河南大半，时局越来越紧，逃难的人塞满了镇子，到处都人心惶惶，吴先生的学校也不安生了。吴先生常常领着学生们演剧，宣传抗日救国。在一次募捐大会上，有钱的人都往后缩，不肯拔根汗毛，吴先生登台高呼，国将不国，要家何益？不愿当汉奸亡国奴的站出来！吴先生呼叫着捐出一百亩地。吴先生的义举，震惊了四乡八邻，穷人们叫好，财主们暗暗骂娘，说吴先生害得他们不得不出血。国民党的大报小报都登了吴先生的壮举，吴先生成了有名望的爱国人士，也成了官府的座上客。慕名来和吴先生交往的人多了，吴先生的社交活动也多了，三教九流的人都成了吴先生的朋友。

吴先生和桂桂恩恩爱爱，两年过去，桂桂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。吴先生喜得满屋子乱转，转一圈亲桂桂一下，转一圈亲桂桂一下，亲得桂桂眼里流出了蜜水。桂桂说，给孩子起个啥名？吴先生说，我早想好了，叫个胜吧。桂桂说，啥胜呀？吴先生说，胜利的胜，胜过你我的胜。桂桂说，好极了，不愧你是教书先生。到了第三天，奶水还下不来，胜饿哭了。桂桂急了，就用手挤奶头。吴先生不让她挤，吴先生说，别挤痛了。桂桂说，不挤奶水不下来。吴先生说，我吸。桂桂不让，吴先生不管她让不让，真伏下身噙住桂桂的奶头吸起来，桂桂羞得脸上红个净，桂桂说，你呀，你呀，也真好意思。吴先生狠狠地吸，吸通了吸了一口奶。桂桂说，吐了，吐了，快吐了。吴先生笑着看看桂桂咕嘟一下咽了，吴先生说，你的奶水我咋舍得吐了。桂桂好感动，眼里又溢出了幸福的泪水。胜有奶吃了，就不哭了。

胜满百天了，乡亲们都来祝贺，来了很多客人，客人们除了送礼，还说了许多吉祥话，说胜长得天庭饱满，将来一定大福大贵。吴先生招待客人们好吃好喝一顿。客人们刚走，镇上的张镇长来了，张镇长是吴先生小时候的同学，还插过草盟过誓，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，说过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话，很是兄弟过几年。张镇长跑得满头大汗，连连说了几个对不起，说小弟来晚了。吴先生请张镇长坐，张镇长不坐，张镇长径直走到桂桂卧室里，大喊大叫说叫我看咱们的儿子。

张镇长抱起胜看看亲亲，亲得啪啪响，胜没哭还对张镇长嘻嘻笑，张镇长说，看看，看看，给我笑得多甜，一点也不生分。桂桂接过胜，张镇长说，认给我当干儿子，咱们来个亲上加亲。桂桂看了吴先生，吴先生只是笑不说中也不说不中。张镇长从提包里拿出个银项圈给胜戴上，张镇长对胜说，咋样，我这个爹比你亲爹还亲你吧。桂桂说，我替胜谢谢你了。张镇长说，谢啥，这样说我就不是他爹了。桂桂说，是的，是的。吴先生请张镇长到客厅里坐，两个人说着话，先是喝茶，又是喝酒。张镇长说，吴哥，你念了一肚子书，如今成了细人，老弟是个粗人，不论粗细咱们是弟兄，以后还要多多来往才好。吴先生说，我少去拜望实在是教学忙。张镇长说，这我知道。张镇长说，你忘记了没有？吴先生说，什么？张镇长说，咱们上三年级时，王九老的儿子欺侮我的事？吴先生说，我早就忘了。吴先生说忘是假，吴先生记得清清楚楚，王九老是个恶棍，是县里团总的女婿，别看家里财产不多，在乡里跺跺脚就山摇地动，常常仗着丈人老子的势力，横行霸道。王九老的儿子四书，在学校里伸手就打开口就骂，连老师也怕他几分。四书常常嘲笑张镇长是杀猪头的儿子，骂张镇长的妈是个翻猪肠子的娘子，张镇长忍气吞声不敢回口。有一次，四书逼着张镇长回家给他拿猪肝吃，说不拿就要宰了张镇长，张镇长不肯，四书就骑在张镇长身上还用棍子打着当马骑。吴先生出来尿尿看见了，吴先生大吼一声，说，小舅

子竟敢欺侮到我兄弟身上，看老子的。吴先生上去一脚把四书踢下去，踢得四书满嘴流血，还吐出了两个门牙。这一下闯了大祸，王九老气歪了眼，要抓人杀人，吓得吴先生的爹吴老先生下跪赔罪，央了好多人说和，卖了10亩地送给王九老200银元才算了结。吴先生想起这件事就说，小时候的事多少年了，亏你还记得。张镇长余怒未消地说，你忘了我可记得谷种一样，叫你和吴伯受了牵连，这块病一直搁在心里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老子没忘记这笔账。王九老的团总丈人死了，王九老没了后台，我歪歪嘴下边就三年派他三个兵，他的家业就瓢干碗净了，又问了个四书通匪的罪，如今还押在监里，叫他们也尝尝滋味。张镇长说得扬眉吐气哈哈大笑，吴先生听得张口结舌。张镇长又喝了一满杯，抹抹嘴说，吴哥，你待小弟的恩情小弟忘不了，往后谁打你啥主意，只要说一声，小弟就叫他不得好死。吴先生苦笑了笑，说，老弟，你的情我领了，不过对人还是宽厚一点好，多往远处想想，好花不常红，该罢休的就罢休，王九老要是当初多做点善事，留点后路，如今咋能落个如此下场？张镇长说，吴哥到底是细人，小弟听你的。吴先生一直陪笑陪喝，两个人喝到酒遮住了脸，张镇长仗着几分醉意，拉住桂桂说，嫂子，你过来，陪着我们喝一杯！桂桂说不会喝，张镇长不依，桂桂看看吴先生，吴先生示意她坐下，桂桂就坐到吴先生身边，张镇长又从桂桂怀里抱过小胜，转交给吴先生抱着。张镇长斟了三杯